

#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A752  
WJ 16  
(1)

#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吴吉清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昌

封面题字 郭沫若  
封面绘画 黄 镇

责任编辑 陈俊山  
装帧设计 井 夫

## 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

吴吉清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04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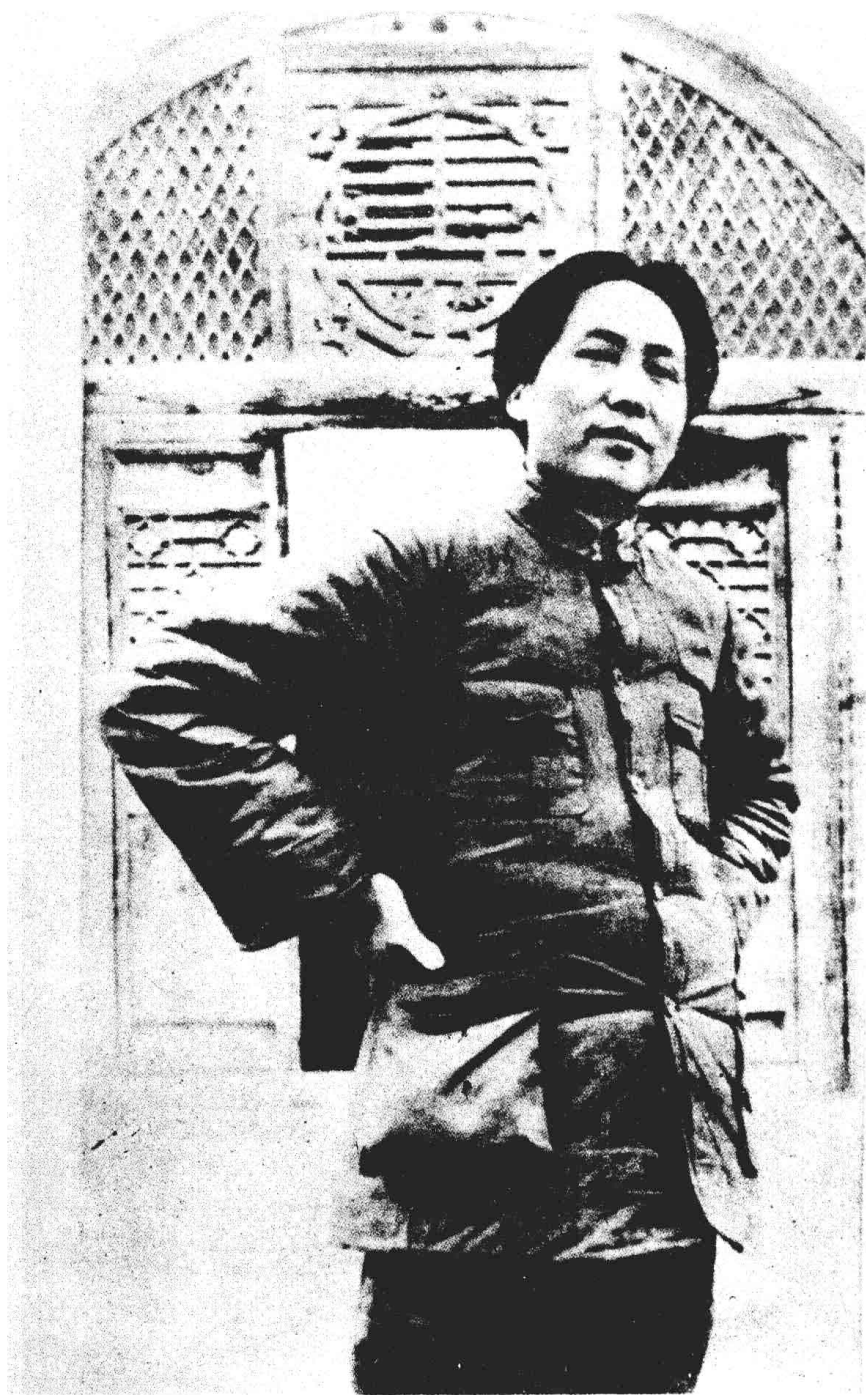
1983年10月第3版 1983年10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200,001—21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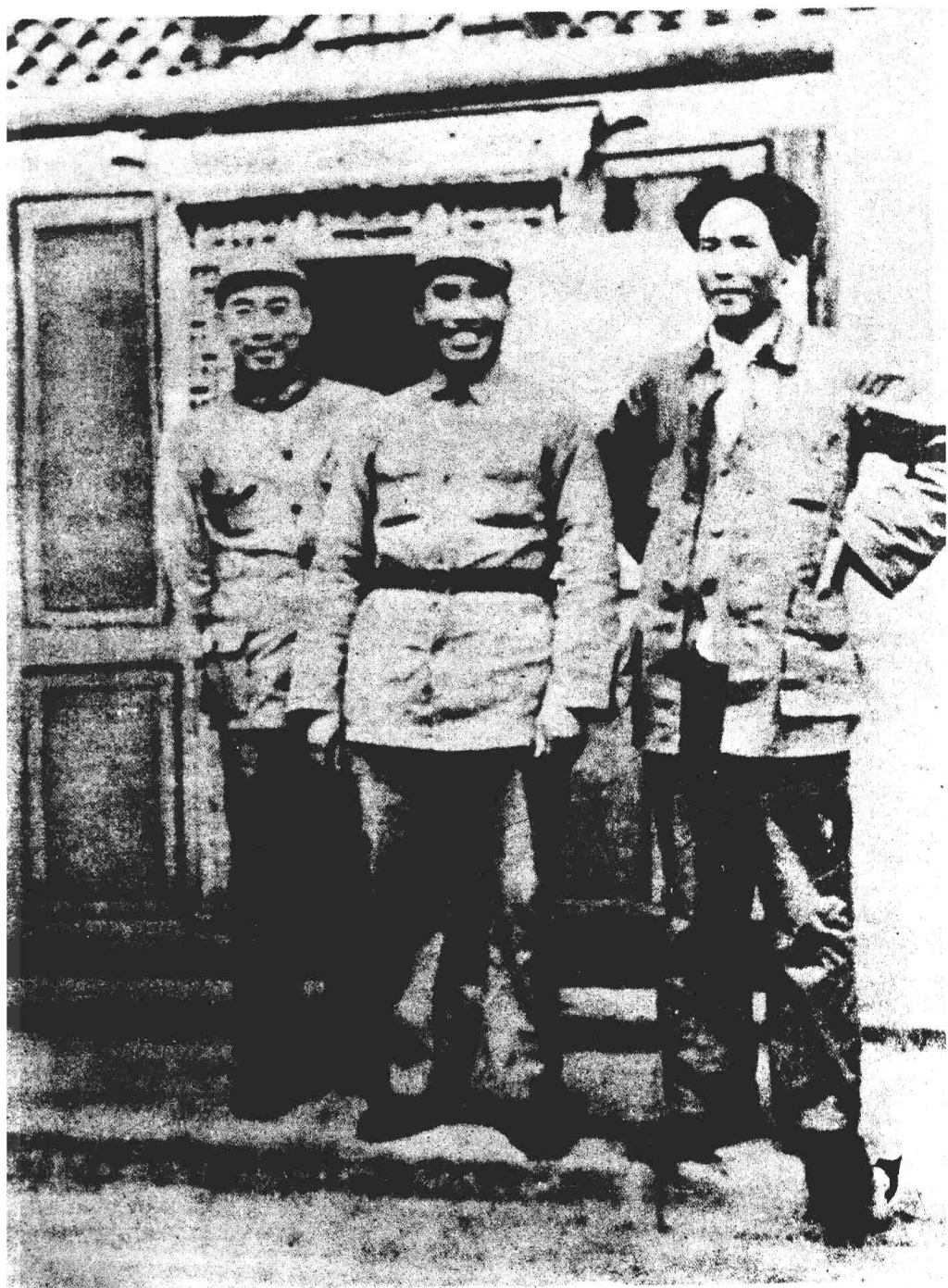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7110·163 定价：（平）1.32元  
（精）2.07元



一九三一年毛主席在瑞金



一九三七年毛主席在延安



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在陕北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中南海  
接见本书作者吴吉清同志

## 三 版 序 言

我写的这部回忆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七七年印第一版，一九七八年印第二版。而后，有的兄弟民族还出版过译本。广大读者更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们纷纷来信表示欢迎，并积极地提出了某些增订或修改的建议，有的创作者还提议改编为大型文献纪录片或故事片。对于此，我表示万分的感谢！

第一版出版后，有的读者提出了一些问题，现在作些简要的说明。其一，关于此书写到的一些地名、人名、时间与其它资料略有出入的问题。由于当时战斗频繁，进退神速，有的战友过早牺牲，再加上当时我没有文化，所以只记住一些地名、人名的声音，时间也大都从季节上追寻。这种情况，在解放后能够找到的书面材料中才得以确定。而中央苏区的有些地名，在当时就有用同音字代替繁字的情况，如小布即小浦、君布即君埠之类。还有的烈士，直到今天我还只能记得他们姓名的声音或当时习称的别名，很难确定真实姓名了，如警卫员中的王七九、毛主席的马伏等。其二，关于局部与整体



的关系问题。我想，任何回忆录，它们记述的局部事件和感受，无论如何不能不受到回忆者后来知识面扩大和认识水平提高的一些影响。在毛主席身边时，我虽然记住了一些具体事件或情景，但在当时并不十分理解它的深刻意义。解放后我一面记下回忆的片断材料，一面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史和革命战争史，这样才慢慢认识到我记忆的那些具体事件或情景与当时整个革命形势的关系。因此，此书在写我见到的毛主席的活动或喜怒哀乐之情时，就不能不联系到当时的革命形势。其三，有的读者从毛主席在瑞金时的男孩小毛，推论到贺子珍，从贺子珍推论到杨开慧，又从而推论到写回忆录人的政治态度。这种阅读方法是不妥当的。回忆的是历史事实。凡历史事实就不能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党的武装斗争初期，环境十分恶劣，我们不能用和平时期的正常生活去衡量战争年代的非常情况。我的这些看法不一定正确，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现在，江西人民出版社根据读者需要又印第三版。由于我的精力不足，时间又仓促，只改订了某些细节或字句，这是请读者原谅的。在此机会，让我谨以第一版序言的一段话，再次表达我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与爱戴之情吧：

“一九三〇年初，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员，直到一九三五年底。这六年间，中国革命处于极其艰苦卓绝的战斗年代。在这样的年代，我在毛主席身边，亲眼看到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雄伟气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引导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经过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急风暴雨，闯过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走向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光辉形象，以及对我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导，鼓舞着我，使我永生不能忘怀。”

吴 吉 清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于呼和浩特

## 目 录

三版序言	(1)
第一章 参加红军	(1)
第二章 初到毛委员身边	(14)
第三章 激战文家市	(25)
第四章 活捉张辉瓒	(34)
第五章 横扫敌军七百里	(50)
第六章 运动歼敌	(66)
第七章 在东华山	(79)
第八章 解围赣州渡上杭	(94)
第九章 下漳州	(110)
第十章 种福才溪乡	(123)
第十一章 会昌城外	(137)
第十二章 告别苏区	(159)
第十三章 转战贵州	(179)
第十四章 遵义的春天	(194)
第十五章 四渡赤水	(206)
第十六章 过凉山	(223)
第十七章 飞越大渡河	(231)

第十八章	雪山红旗	(245)
第十九章	草地歌声	(265)
第二十章	挺进甘南	(282)
第二十一章	陕北会师	(294)
第二十二章	新的岗位	(306)
第二十三章	第二次生命	(315)
第二十四章	仍在毛主席身边	(324)
第二十五章	永远怀念毛主席	(333)
三版后记	俞建章	(339)

## 第一章

### 参加红军

一九三〇年初<sup>[注一]</sup>。我想和地主龙存发算算一年的工钱，好回家和妈妈、弟弟、妹妹过个节。谁知狗地主不但不给我一文钱，反把我撵了出来。我又气、又累、又饿、又寒，在野滩里转了大半夜。天快亮时，找到安葬父亲的坟头，痛哭了一场。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再去找狗地主算帐。没想到刚走到水口岗村南的木桥上，两眼一黑，脚下一滑，栽到桥下，晕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才知有人扶起我来，叫着：“老表<sup>[注二]</sup>，老表，你醒醒！”我觉得自己还活着，虽然头昏，浑身发僵发冷，眼皮象秤砣一样沉，但找狗地主算帐的怒火，还在胸中燃烧。我慢慢地张开眼睛向前看去。这时，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无数扛着枪、拿着梭镖、背着大刀の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一面而鲜艳夺目的红旗，由远而近地从我的身边走过。我看

---

注一：初版时注为“农历大年三十”。在公历和农历推算上有误，今删去。

注二：“老表”是江西方言，“老乡”的意思。

到他们穿的那身灰布军装，帽子上的闪闪红星，还有领子上佩戴的红领巾章，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些士兵不就是那年路过水口岗村的红军吗？我还帮他们刷过大标语，爬到村后庙前那根三丈来高的旗杆上，插了一面红旗呢！当时那位当官的红军还拉着我的手，夸奖我真比“孙猴子”还灵活。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是我们穷人的队伍。

这时，把我扶起来的那个“大高个子”红军，见我醒过来，便十分同情地问我：

“你是哪个村的？”

我告诉他：“是霞族村的。”

“怎么会倒在这里？”

“活不下去了！我要找狗财主算帐、报仇！”

“大高个子”把我交给两个红军战士搀扶着，让我们跟在队伍旁边慢慢地向前走。同时，他从背包里取出一件衣服给我穿上，又给我披上一块毯子，就朝后边走去了。这时，我觉得身上暖和多了，不由地抬起头来看看这些红军兄弟。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人人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有扛机枪、步枪的，有挎盒子枪的，还有背大刀、拿梭镖的。我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他们也都和蔼地看着我。一会儿，那个“大高个子”红军又走到我面前，他手里拿着四张油饼、四个鸡蛋，一边递给我，一边说：“小老表，今天我们共同过个节。你吃吧！”当时我虽然肚子饿极了，真想饱饱吃上一顿，但是，想起妈妈、弟弟和妹妹，我又舍不得吃。这时，很

多红军战士都亲切地对我讲：

“老表，吃嘛！”

我说：“我不能吃，我还要带回家去给妈妈、弟弟和妹妹吃。他们过节还没饭吃呢！”

这时，那个“大高个子”红军亲切地说：“小老表，你尽管吃吧！”接着，他从挎包里把自己的两个鸡蛋，两张油饼拿出来，也塞给我，并对我讲：“喏，再给你！”这一下，很多红军战士都把自己分到的过节吃食，争着往我怀里塞，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你吃吧！”

这阶级的友爱，使我的眼睛湿润了，眼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我自从娘肚里生下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人呢。我拉着那个背着挎包、挎着盒子枪的“大高个子”红军，竟呜呜地哭出声来。我向他请求：

“老总，我要参加红军！报仇！你们收下我吧！”

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们欢迎你参加红军。可往后你不要叫我老总，红军是叫同志的。”

这位“大高个子”待我特别和气，象亲人一样和我攀谈起来。一路上他又是问我的姓名，问父母弟妹的情况，又是给我讲红军纪律和红军的故事。部队快到宿营地筠门岭时，他亲切地对我说：“吴接传同志，从今天起，你已经是工农红军的战士了！回头到宿营地后，我派人把你的军装、行李送来。现在，你好好休息。”讲完，他便大步向前走去。我望着他那高高的背影愈走愈远，一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时，我才猛然一拍脑门，埋怨自己是多么粗心大意，光顾高兴了，竟忘了

问问他叫什么名字。

到宿营地后的第二天，天刚放亮，夜雾洗涤过的晨空，回响起一阵军号声，号声是那样清脆、嘹亮。一霎时，唤醒了整个筠门岭镇和在镇里宿营的红军兄弟。我一翻身爬起来，激动地穿上抚摸过一夜的灰布军装，戴上军帽，顿时觉得一股暖流，从心眼里往外发热。我跟着大家一起跑到宿营地旁的河边，洗完脸后，在河水的倒影中，看出自己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和我当长工时穿的那身破烂衣裤，已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使我清楚地知道，给地主当牛做马的悲惨生活，已经过去了。

回到屋里，看着我这高兴劲儿，老战士都打趣地围拢过来。这个说：“看，一夜间小伙子变得多么精神！”那个说：“和我们两年前投奔井冈山一样，一当红军就漂亮了！”我也兴奋地说：“可就是我母亲还不知道呢！要是她知道我当了红军，那该有多高兴啊！”

正说着，听到院里有人拉长声音叫我的名字：

“吴——接——传——！”

我答应一声，急忙向院里跑去，只见一个不相识的红军笑嘻嘻地来到我的面前。我有点奇怪，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姓名。他真是个“见面熟”，一来就自我介绍：“我叫贺庆元。”接着象传达命令似地说：

“‘前委’古柏秘书长找你，给你分配工作。”

我一愣：“当红军就满好的，还分配工作干啥呀？”

他嘿嘿地笑着说：“当红军也得分配个单位。不然，你该去哪个班呢？”说着，我们向屋里走去。进屋



后，他一边和老战士们打招呼，一边帮我收拾行李。

行李是非常简单的：一条毯子，一顶斗笠，灰布军装和草鞋，我已经穿戴好了。这当儿，说是收拾行李，其实用毯子把换下来的破衣服一包，背上斗笠，就全有了。这些我连作梦也没有过的东西，都是昨天那个挎盒子枪、背着挎包的“大高个子”发给我的。因此，看着贺庆元同志已经帮我收拾好了行李，我就憋不住地问：

“贺同志，您知道不知道昨天和我谈话的那位‘大高个子’在哪里工作呀？我能不能和他分配在一块儿呢？”

这一问不要紧，只见贺庆元同志眯缝着两眼，象揭开谜底似地说：“就是他找你呀！”

我一听又是高兴又是吃惊：“就是他？他就是秘书长啊？怎么看不出来呢？”

“这还奇怪吗？”贺庆元同志解释说，“在我们红军里，官兵是分不出来的。不用说‘前委’秘书长，就是师首长、军首长，直到毛委员，如果没人告诉你，你一样是认不出来的。”

“怪不得呢！”我象明白了一件顶顶重要的事情一样，自言自语地说。于是跟在贺庆元同志背后，走出了房东家的大院。

这时，火红的太阳，从武夷山升了上来，高高地照着筠门岭这个新解放的市镇。这个市镇是我的家乡——江西会昌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我过去也曾来过几次，但它和我一样，由于红军的到来，才改变了旧日的面貌：